

大雲山房文稿

五



重刻脈經序

晉王叔和脈經十卷隋書新舊唐書宋史各經籍志皆有之此本爲明萬厯三年福建布政司督糧道刊本有袁表後序其卷首列宋熙甯元年國子監博士高保衡等請鏤板劉子並校正及進呈各銜名次列廣西漕司重刻陳孔碩序次列元泰定四年江西龍興路重刻移文并柳賢謝縉翁序蓋此書前後凡四刻矣各序皆斥五代高陽生脈訣歌援勦經說粗工便之致此書傳習不廣此醫學所以日陵夷也袁表後序言第十卷錄載手檢圖二十一部而卷中止復論十二經脈奇經八脈三部二十四脈無手檢

圖高保衡劄子言俗本有二其一分第五卷爲上下卷其一入隋巢元方時行病源一卷爲第十卷意者本經第十卷手檢圖已亡後世據所見或分第五卷或入元方書以足十卷之數歟若是則今之第十卷亦高保衡所改定非本經原文也菽原朱君世藏此書沈南昌重刻行世移卷首徐中行書附之後序之左以從時世并於十卷錄下刪夾注十二行以註意見後序中不應復列也若夫是書之精微博大足以發軒岐之奧窔通天地之門戶則四刻各家具言之學者可得其要領矣

誦芬錄序

敬於歸安鄭柳門先生爲年家子先生就養星子折行輩
交之甚引重也敬每脩起居先生諄諄以所輯誦芬錄命
之序後敬居南昌先生以書促之敬禮不敢辭誦芬錄者
錄滎陽鄭氏自浦江遷歸安諸先正之言行也古者譜牒
之學以明世系定昭穆爲宗後世稍衰集嘉言善行以附
益之於以章前功訓後嗣如史書所載英賢錄官族傳是
矣然多出著述家非子孫之言若李繁鄴侯家傳韓忠彥
魏公家傳王皞沂公言行錄雖出子孫又止一人之事而
已惟明祭明氏世錄崔鴻崔氏世傳則通記一姓之人誦

芬錄之體例蓋視乎此而所錄言行則以遷浦陽之後爲
限斷焉浦陽自南宋以孝友傳家垂數百年義門之名滿
天下本源深固支派蕃衍其分散遷徙者俱守義門家法
以長其子孫歸安於浦陽分居浙東西風氣相及是以錄
之所載大者至兄弟爭死名動萬乘小者推財讓能有益
於人以及守一術之微勤一事之細類皆有長者之意不
愧其先可謂善矣使鄭氏子孫有得乎此可善其一家若
天下士大夫能推而行之相勉以和相厲以節其所成未
以可意量也若是則先生之爲此書也其意不甚盛歟敬
鄭之所自出系自歛爲南祖之裔與浦陽自北祖者不同

然皆望榮陽舅氏清如先生家法恂謹敬少時私淑焉故
敬於是書樂附名其間且推闡之如此嘉慶十九年十月
既望陽湖惲敬序

十二章圖說序

古者十二章之制始於軒轅著於有虞垂於夏殷詳於有周蓋二千有餘年東漢考古定制歷代損益皆十二章亦二千有餘年可謂備矣中間秦王水德上下皆服衮元西漢仍之隔二百有餘年是以諸經師不親覩其制多推測摹擬之辭然搜遺祛妄各有師承考古者必以爲典要至歷代輿服志具載不經之制而冕弁服則兢兢然不忘乎古焉其大臣議禮之說多可采者是故言史不折以經不安言經不推以史不盡也敬自束髮受書頗窺各家禮圖得失今上采箋註下揆史志爲十二章分圖若干合圖若

千厯代圖若干附其說於後世之君子其有以是正之則
幸矣

十一 章圖說

古今首服圖說序

古者有冒有冠有纒纒者所以韜髮也士冠禮緇纒是也
纒之變爲幘幘之覆爲巾巾之變爲幅巾爲帟三代加冠
於纒後世加於幘若幅巾帟則不加焉帟之變爲葛巾幅
巾之變爲幘頭常冠也幘頭之變爲翼善冠自纒至翼善
冠凡八物皆非冠也而幘頭翼善則冒冠名焉冠者冠也
冠於紒也冠之別一曰緇布冠太古冠布齋則緇之是也
一曰元冠周委貌殷章甫夏牟追皆元冠也一曰爵弁士
冕也周弁殷冏夏收皆爵弁也一曰冕夏后氏收而祭商
人冏而祭周人冕而祭皆冕也一曰皮弁三王共皮弁素

積是也。一曰韋弁。凡兵事韋弁服是也。自緇布冠至韋弁凡六物皆冠也。而名皆別焉。冒者冒也。通典上古冒皮冒之名所繇起是也。其制先於冠冕。後世庶人無爵者服之。北魏朝臣皆服便乘騎也。江左君臣則私居服之。夫三代之時爲制備矣。而首服益嚴。觀禮經記載其用。劃然者也。自漢以後。士大夫喜趨於苟簡。三代首服之制。以意增損之。增損既久。與古全乖。其燕閒所服。更無故實。牽彼就此。以古合今。故禮圖所繪。不能無失。敬考各家經注及史傳參伍。始終錯綜。正變爲圖。說若干卷。冠之類從冠以著其儀。纓之類從纓以推其等。冒之類從冒以盡其便。立乎千

載之後以言乎千載之前豈敢謂出於盡是然浮假之說
歧雜之言則不敢及焉若夫朝祭之用則經史具有明文
考古者可自得之矣

堅白石齋詩集序

靜樂李石農先生爲詩四十年少卽遠遊不遑息曰行行
草宮西曹曹有白雲亭曰白雲初橐分巡溫處二州曰甌
東集提刑雲南曰詔南集謫迪化州曰荷戈集分巡天津
曰七十二沽草堂吟草提刑廣東曰訶子林集合爲堅白
石齋詩集若干卷陽湖惲敬爲之序序曰言詩於今日難
矣哉古近之體備於唐唐之詩人蓋數十變焉宋較之唐
溢矣亦數十變焉元較之宋歛矣且屢變焉明較之元充
矣又屢變焉

本朝順治中詩瞻而宕康熙則適而遠雍正則瀏而整夫

積千數百年之變而

本朝諸名家復變焉於是自乾隆以來凡能於詩者不得
不自闢町畦各尊壇坫是故秦權漢尺以爲質古山經水
注以爲博雅犖軒竭陀以爲詭逸街彈春相以爲真率博
徒淫舍以爲縱麗然後推爲不蹈襲不規摹是故言詩於
今日難矣哉夫詩有六義焉兼之者善也其不兼者必有
所偏至而詩之患生焉六義者天下人之性情也性情者
給於萬事周於萬形故得性情之至者六義附性情而各
見於詩雖合古今而契勘之何虞乎蹈襲何畏乎規摹哉
且夫性情者擇之而愈深窒之而愈摯者也石農先生自

髫年及於中歲室家之近羈旅之遠科名之所際仕宦之
所值多處憂患之中卽偶有恬適之時亦思往念來不可
終日其胸中鬱然勃然之氣悠然繚然之思要以矚然確
然之志而又南極滇海西窮濠汜久畱幽燕冠蓋之場遠
託吳越山水之地故其爲詩清而不浮堅而不剝不求肆
於意之外不求異於辭之中反覆以發其腴揉摩以去其
滓何也性之至者體自正情之至者音自餘也今天思婦
之朝吟必長無律呂以節之而未嘗無抗與墜也感士之
夜嘯必厲無聲韻以限之而未嘗無調與格也伯奇行邁
之篇簡子憂心之什北山之所怨尤何人斯之所刺詈采

蓄之孤行弋鳬之獨往揆之皆閎雅之體詠之皆唱歎之音此性情爲之也使彼數詩人者爲遊歌之作燕喜之章何嘗不鏘然如韶鉤蔚然如虎鳳哉是故愁苦可以遣懷歡娛亦可以致感知此者可以讀堅白石齋之詩矣敬於身世之遇未至如石農先生性情亦淺薄無所施惟有生以來不可釋不可言之隱未必諒於他人者有同慨焉故因論詩發之且以質於能詩之君子